

成人組
散文·佳作

得獎人 王琮瑄

桃園人，臺北人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生。熱愛閱讀、創作與教學，以臺北為夢想的出口，穿梭著城市裡的街弄小道。身邊有一群叫「卯毛」的寶貝，會使人玩物喪志、萎靡頹唐，卻又驚喜連連，讓人喜出望外。然後喜從天降。



雨聲街

總是這樣。當寂靜迴盪在青石磚牆中，從縫隙擴散時，雨聲便忽然蒞臨整個街道，樹上、瓦上、石道上。像層層的煙嵐冉冉而升，又如氣勢磅礴的潑墨畫下深深淡淡的霧雨，世界的聲響在此刻都絕了跡，只剩雨聲；世界的色彩也全都謝了幕，只剩雨聲街。我緩步在樹叢間，不緩慢也不趕忙，以一種與世隔絕的步調跨進了雨匯如河的街道。

木門咿咿呀呀，起風時還會砰砰作響。驟雨聲中，彷彿在其他音軌錯按了靜音鍵，卻惹得我心神不定。整個街道都不對，明明成排的樹冠都應抖落些深綠淺綠黃綠，明明瀑布的瓦磚在天際是那樣突兀，一切卻彷彿日漸褪色的昨日，最後只剩下遲緩斑駁的銹灰。

這個雨聲街以我不知道的速度，逐漸遲暮。

然後，分隔線就這樣刷下來了。

等到終老時，雨聲終於在雨季過後隱去。河水在石罅間涓涓潺潺，蛙聲一片點綴著蟲鳴的秘徑，空氣中的石街夾雜著青草與泥土翻新的氣味。我抖了抖剛換洗完的被床寢具，將被單披上曬衣竿的同時，一陣涼風徐徐過境，微濕的髮傳來微濕的氣息，我的心也隨著遠颺的被角，飄向了遠方。

雨季來時，十天有八天要下著雨。那時，你總是微蹙著眉，瞪著我像雨絲一樣糾結的心煩意亂表情。木造的老式房子每逢雨天總是會飄著些許霉氣，這樣曖昧的潮濕總是讓我夜夜輾轉難眠。哪裡

都不能去，我望向窗外的眼神總是透露著焦躁。你喜歡在長廊的屋簷下擺張桌子，湖上兩杯春茶，氣定神閒地含笑硬拉著我一起品茗，隨手輕拂花貌正好的風雨蘭，就著雨水下的桃色與濃黃色，彷彿一眼就可以掉進顏色的香氣裡，不可自拔。你讚嘆著，回首拉我看風聽雨，聽著雨水簷下細細滴落的聲音。

那時，雨聲佐著春茶碧綠的春光，既近且遠。

這是你最喜歡的季節，最愛的微雨。微雨的那夜，你就是這樣雨裡走來，輕輕敲著我家門。從此，碗盤多了一副，聲音多了一種，笑聲多了一記。你說細雨時分有種特有的馨香，是一種最接近自然的純味，是一種萬物滋養的氣味。晨光熹微的時刻，你總愛踏著斜風細雨從山路的另一端採集新鮮的菇葉，向我細數著河上的青苔、林間的迷濛、石間的細流。我不賞臉地迴過身，你笑笑改口說著你的故事。事實上，到底你都說了些什麼，我也不十分明白，彷彿才要專心聆聽，卻已是一個章回之末，文字的墨色因雨而淡，終致糊淺，而後總有些話語，在大雨初驟的時候悄悄脫落了原該拼湊的軌道，成了郭公夏五的永久謎題。

然後，在一個夜深露重的時分，你從雨裡去，無星無月，襯著我的後知後覺。總是這樣，差了一點，來不及收進剛曬好的衣物，霎時大雨滂沱，傾瀉而下，雨聲瀾漫在廊間迴響，打翻了整齊有致的庭院，教我從此恨上了雨季，恨上了青石的街道，恨上了破曉的

晨光，恨上了繞齒的茶香，恨上了濃豔的風雨蘭。

我總是在等待，等待著雨季過去，期待著雨後朝陽的潤澤，期待著雨後池旁嬌蓮的盛開，期待著應有的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。被雨染開的日曆一張張散去，被雨洗禮後的大地是青澀的，拍了一幅生機盎然的預告片。我總是無語地望著天，不明白是不是在雨水的沖刷下終究不會留下任何足跡，雨雪霏霏的煙霧裡終究不能傳達任何訊息，而風雨蘭的花期已過，顏色枯敗，陌上花已開，我的心事卻留在雨季裡，生根發霉，擱置也擱淺。林間的陽光是翠綠的，染上了淺黃金黃，不同於雨季的晦澀，這種明媚的春夏之景和煙雨濛濛的黯灰形成強烈的反差，一樣讓我莫名地生恨。我只是用力地期待，期待著豔陽高照、天朗氣清的日子，喜愛，並且享受。

總是這樣，當寂靜迴盪在青石磚牆中，從縫隙擴散時，雨聲便忽然蒞臨整個街道，樹上、瓦上、石道上。那時的文字從此成了絕響，到底曾不曾存在過，我也不十分確定。鞋跟卡進了水窪下的坑坑洞洞，讓我用力的跌了一跤，傘已折翼，索性一屁股坐下，卻不由得愣怔出神。雨水刷在眼臉上，岔了路，一道隨睫毛倒插進視野，酸澀得睜不開眼；一道順著引力流下，從額頸滴落，匯聚成一灘灘殘缺的故事。這個街道從來也留不住人，到處都是人去樓空的祖厝，茄冬從鄰戶二樓陽臺伸展出枝幹，再從隔壁三樓透出齒邊的新生皺葉，母株的褐果稀稀落在對街，長成了我看不見的風景。一定有些什麼可以留下，一定也有些美能夠恆久停留。夜色星芒璀璨皎潔，鋪灑在清風夜半，成就了我曾經殷切仰望的眼光，但期許從來沒有到來，遙遠得看不見迴光，我卻不知道是哪裡岔了錯，最後只餘下了一個夕陽觀景之名，以及永恆的雨聲。

我毫無顧忌、毫不體面地趴在水窪裡，遙想著從來沒有實現過

笑語戲謔，遙想著對街的芽種，想著是不是就是彼岸花花葉無緣的命定，永遠見不到最想見的東西，卻宿命般被困死在既定的輪迴裡。

大雨之下，何來的淚水？星芒太亮，又誰見淚光？

從此，我只喝冬茶，只在晚間時分開啟緊掩的窗扉。陌上花盛開，夜裡傳來夜來香極其濃郁的香氣，卻同樣擾得我輾轉難眠。烈焰日照，昔日的雨聲街像換了一層薄幕，用麥克筆描著舞台佈景，色彩鮮明到叫人起雞皮疙瘩。整樹的蟬鳴交錯，最是青春季節，我卻像扣錯了的鈕釦，極不平整，而且突兀不已。

雨季撐傘，熱季還是撐傘。我幾乎足不出戶，在長廊上拉起了防曬布簾。我是唯一不能全日照的生物，卻選了玫瑰月季杜鵑辣椒玉蘭桂花擺在這裡，不對盤也不對眼。我把長廊下成排的花樹移開，不去看薊馬是不是正蠶食著玫瑰，白粉病算什麼反正下雨就成了黑點病，那些紅蜘蛛又怎樣輕絲一縷誰知飛落誰家。

隔壁的石牆有年久失修的裂痕，暴雨時我擔心雨水沖刷苔痕四起，從縫隙中伸展的綠色生命會讓它應聲而解，卻沒想到豔陽時催得更快，幾乎是我一抬手遮起炙陽的同時，它便融在我熟悉的世界。

我想我迷路了。

觀光局的人來了一趟，指指點點了一下午，最後在崩裂的石牆處立了個石碑，漆黑色的文字烙著險絕又有韻之山谷體風的「雨聲街」，安穩凝鍊又動態十足。我摸上新鑿的刻痕，邊仍微微扎手，和旁邊成堆的舊蹟成了對比的時光切點，好似我從來不知道原來它真的叫雨聲街。

陸陸續續有些攤販了。幾間空屋前院出租給流動商家，不時可

聞笑鬧聲響。欸你知道嗎聽說這裡的暮色絕佳啊。我知道啊但似乎雨聲更有名嚟。又怎樣啊下起雨還不就那樣子淅瀝嘩啦，哪都不能去還不如現在泡溫泉去。唉喲這可是雨聲街喲。又怎樣啊，下雨時哪裡沒有雨聲你倒是說來聽聽啊。

又怎樣啊。茄冬生長處已成了新奇的樹屋，綠蔭庇蔭了街道最柔腸寸斷的部分，疏落有致的陰影埕穴吸引了嘖嘖稱奇的閃光燈，我卻總是心不在焉，並且常常閉門歇業，任上好茶香深鎖長廊，滋養開不出花的玫瑰園。

茄冬籽隨風擺盪進陶杯裡，深色的籽粒與深褐茶色融為一體，叩咚。

叩咚。那一刻我聽見了寂靜迴圈的聲音。

總是這樣。當寂靜迴盪在青石磚牆中，從縫隙擴散時，雨聲便忽然蒞臨整個街道，樹上、瓦上、石道上。像層層的煙嵐冉冉而升，又如氣勢磅礴的潑墨畫下深深淡淡的霧雨，世界的聲響在此刻都絕了跡，只剩雨聲；世界的色彩也全都謝了幕，只剩雨聲街。雨水沖刷著石刻字雕，潑上了一層層灰墨，彷彿這才是它原始的姿態。我掬起急驟成一個個痛點的一窪水灘，一飲而盡，溼了一裙擺，溼了整齊的馬尾，溼了心。

溼了星斗。深夜，我與雨聲一起醒。

雨季來時，十天有八天要下著雨。街上只剩雨聲迴旋著，從石牆反射聲響，滅絕了人群，一切成了我日日夢迴時最初的模樣。我仰望望不見的天際，睜不開眼，朱紅磚瓦依舊突兀，然後突然明白這就是雨聲街。

清晨，剩下了煙雨茫茫的霧白。曙光極淺，從窗櫺間輕緩透進，而晨露溼重，天幽微冷，我披起晨衣，踏上了溼漉漉的石道。

林間盪漾著生草的氣息，夾雜一些百花的馨香，樹影摩娑，混合出的氣味明明很淡卻教人難以割捨，倒流盡所有錯落的時光整燙成舒緩的平整。對了，全對了，煙嵐絲絲蒸騰，成群的菇葉柔和搖擺，石間潺潺的細流搖曳點點落花，終於發現，原來是微雨。

原來是微雨啊。原來，我其實是這麼地，想念微雨。

我熟門熟路踏至前頭花徑，這才發現原來整路都在為苔滑步步為營，終於明白原來那種錯置那種後知後覺叫做憂傷。這些時光鎖裡的步履總是迂迂迴迴一繞再繞，為什麼從來沒有人跟我說憂傷和蹉跎其實一樣痛？抬眼一瞥，自無星辰，花落如雪，卻仍見滿樹花開。我熱淚盈眶，為什麼謎底總是揭在這麼遲的時候？

層層淚花中，方知鎖和匙總是同時並存，只是位置問題，卻總以為無解。我不再計較時光層層疊疊的損失與獲得，只是很單純地，享受著微雨遲來的饗宴。

微雨啊……我霍然轉身。風起雲湧，整路的落花紛飛而至，煙雨迷濛，恰似我曾殷切企求的繁星點點。

落花時節又逢君。

評審意見

〈雨聲街〉

鍾怡雯老師

一篇回歸傳統的散文，或者說，這是一篇回到抒情傳統的散文。不論在情感或文字，乃至生活哲學，以及觀物方式，走的都是老派的散文路線，也使得這篇散文在這次參賽作品中顯得特別。題目很美，文字帶著文藝腔，情感純真，觀察非常細膩。很文青，卻很有才情。

得獎感言 王琮瑄

其實士林真有這麼一條「雨聲街」，但在寫作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。〈雨聲街〉的原型是個因應教學而生的作品，源於某年學測一個叫「雨季的故事」的題目。當時只是為了想寫「落花時節又逢君」這麼一句話，卻因一句話而成一篇文，然後情節發展出乎意料的潮濕不已。重看一次，總有一種自己也要發霉了的感覺，不過我還是喜歡。

是為教學紀念。感謝所有的一切。